

重庆出版社

JIA YUAN

家园

● 陆大献 / 著

上



作 / 者 / 简 / 介

陆大献，男，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安徽桐城，当过工人、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著有中短篇小说《飞雪》、《被出卖的夏天》、《画眉》，长篇报告文学《三峡大移民》，电视连续剧《共和国之梦》、六集电视纪录片《三峡大移民》、电视文学剧本《乡里乡亲》等150万字。曾获四川省首届优秀作品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重庆市建国四十周年文学奖等十多项奖。

现在重庆市作家协会工作。

R3100100



陆南献

内 容 提 要

《家园》是第一部全面反映三峡工程及三峡移民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小说将三峡工程置放于建国后的国家建设的大环境中,生动地描绘了三峡工程梦想 70 余载,调查 50 多年,论证 40 个春秋,争辩 30 个冬夏的辉煌历程,全景式地介绍了三峡工程从设想萌芽到工程上马的全过程以及移民搬迁工作。小说时间跨度大,主要从 50 年代直到 90 年代;叙述的事件多,大处着眼,既有中南海的高层决策,三峡工程上马与否的论争会议,又有一系列大工程的描写;又细处刻画了三峡中小岛、小山村的民情生活,水文站、地震站的工作。全书情节摇曳多姿,人物命运跌宕,性格鲜活。小说是近年来一部表现大题材、描写大事件大场面的较为成功的作品。

《家园》序

黄济人

长江边长大的人，不会忘却母亲的乳汁。长江边长大的作家，不会枯竭创作的源泉。重庆籍作家对于长江从来就是情有独钟的。在我的朋友当中，已故的湖北省作协主席鄢国培写过《长江三部曲》，曾在重庆港务局宣传部门当过干部的岳非丘、邹越滨写过《只有一条长江》，而能够与长江紧密相联的另一部作品，便是陆大献的《家园》了。

我与陆大献共事已近20年，大家开始发表作品的年代也都在80年代之初，而且，在90年代重庆出版社的《三峡工程》丛书中，我与他都有各自的一本书加盟。我那本书叫做《三峡工程议案是怎样通过的》，写的是八届五次全国人大会上关于这个议案的审议过程。因为我是该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缘故，写这样一本书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事实上我就是白天开会，记笔记，晚上在整理笔记的基础上完成当天的日记体文稿，所以会开完书即写完，一共用了16天。这是我写得最快的一本书。

陆大献的那本书叫做《三峡大移民》，写的是被称之为“三峡工程能否成功的关键”的相关问题。他也使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可是也许我比别人更加清楚，工人出身的以写工厂企业和城市生活见长的作家陆大献，这次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何等艰险的攀登之路！在那套《三峡工程》丛书的出版过程中，陆大献是最后交稿的。他的笔头其实很快，至少要比我快。而其间的缘由，只要读过他这本书，知道他在三峡库区与县委书记的彻夜交谈，与民办教师和贫困学生的深情厚谊，以及那娓娓动听的长江边上捕鱼佬的故事，神女

峰下旅店女老板的传奇……人们就不难发现,为了这本十来万字的小册子,他竟在三峡库区跑了几百公里山路,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

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陆大献便与三峡库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奔腾的长江之水便渗透进了这位使命感与责任心俱强的作家的血液,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沿着东去的浩荡之波,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了。继《三峡大移民》之后,陆大献推出了仍以三峡工程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共和国之梦》,而现在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部《家园》,正是在《三峡大移民》和《共和国之梦》的基础上,由作家最终完成的关于三峡工程这个亘古而崭新的主题的力作。

《家园》作为长篇小说,是一部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小说分上中下三册,用递进的多方位全景式的描写手法,跨越了从共和国建立伊始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间与空间,记录着围绕三峡工程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间既有梦想70余载,调查50多年,论证40个春秋,争辩30个冬夏的悲壮历史,也有当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举世瞩目的工程的英明决策。正是在这个历史与现实的广袤无垠的背景下,小说把优美而犀利的笔触,自始至终对准了人类与自然的命运,人民与国家的命运,三峡与长江的命运。为此,陆大献竟整整付出了3年的心血!

长江的命运正由那奔腾不息的流水诉说着。长江浩浩荡荡。长江之所以浩荡,除却那从青藏高原呼啸而下,从莽莽草地迂回而来,再从三峡谷底夺路而去的磅礴之势而外,我想,恐怕也要与人们永不疲倦的追求与奋斗相关。在这些堪称长江儿子的人们当中,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有科学家的雄才大略,有工程技术人员们的聪明智慧,有普通劳动者的艰苦卓绝,还有我们作家们的呕心沥血……

2000年4月8日 重庆

自序

长江是巨人。

长江，世界第三大河，从青藏高原的各拉丹冬雪山一路呼啸而下，从莽莽草地迂回而来，从辽阔平原夺路而来，却遇到郁郁苍苍的巫山山脉的阻挡。雪山之子挟裹高原的一腔豪情，酝酿滚滚波涛，形成气吞万里之势，将与山脉展开一场大厮杀。千军万马在这里呐喊着，嘶鸣着，大山胆怯了，闪开一条缝隙，大江从山的腰身中挤了出去，一去不复返地奔向大海。这是水的胜利。

还有毛泽东，这位雄才大略的人物，决心与秦皇汉武比比试，毕其功于一役，建一座有形的丰碑，像长城，像大运河，他的目光便落在了三峡。1956年写下《水调歌头·游泳》，那是他向长江这个巨人宣战的誓言。两年后他下决心要上三峡工程，成都会议结束，一到重庆便住进林园。他为什么偏偏要住这里呢？这里是十多年前他与国民党领袖人物握手签约的地方，林园一宿，夜长梦多的风雨使他难以入眠。我们无法猜测他那一晚想了些什么，只能推测他选择这儿落脚，是要获取力量——那股把当年与他握手的人物赶到海岛的力量，增强信心，去征服长江。他得到了吗？第二天乘“江峡”轮顺江而下，专注、神往地看着三峡那鬼斧神工的石壁，听着那澎湃的涛声……重量级的人物在这里会面、交谈、较量，展开了一场力量和智慧的大厮杀。毛泽东头脑冷静下来，信心不足了，终于没有下定上三峡的决心。在以后他再也没有提出上三

峡水库的事,即使他批准上葛洲坝工程,他也只无限悲怆地发了一番“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感慨。

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不少失误,但在三峡工程的上与不上、何时上的问题上冷静,实事求是的,最有说服力的注释是“林李之争”。我想为这些围绕三峡的人物画几幅速写。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去三峡,徜徉在那山山水水之间,感受着,思考着……

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孕育了华夏文明中古老的楚文化和巴文化,那里培育了神秘、瑰丽的《楚辞》。

这种三峡情结还来自那些为三峡献身的人们。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一边吃药一边开会制定葛洲坝工程的修改方案。长办主任林一山,文革中被关进长办地下室,仍不忘练习筑坝治水。在研究葛洲坝工程的修改设计时,林一山眼患重疾,是在病榻前完成这一杰出设计的。还有那些长年战斗在长江三峡的水利、水文、勘探工作者,默默无闻,不计名利,献了青春献人生,献了人生献子孙,一代又一代继续着。三百多年前,我们的祖辈开始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迁徙,告别故土,拖儿带女,长途跋涉。他们毕竟是屈原的后代,一步三回头,满目眷恋,把一篇《离骚》化作了绵延不尽的生命体验,并不断长号:“乡关何在,乡关何在?”他们新的家园在哪里呢? 20世纪90年代,三峡人,这些“湖广填四川”的后代们,再一次大迁徙,抛弃赖以生衍、生活的故园,告别故土。他们的乡关何在呢? 其实,所有的故土原本不都是异乡吗? 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的祖先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这里面有多少催人泪下的故事,是关在书房里听不到的。从共和国的领导人到三峡的普通百姓,他们这样做是为什么? 是一种责任,是改变祖国山河,振兴民族的崇高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我震撼,令我自豪。

由此,我想到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该做什么。文学是什么? 作家应该写什么? 文学题材犹如长江大河,有奔腾的主航道,有平

静的河湾；有激流险滩，也有跳跃的小浪花。作家选择什么题材是各自的权利，可人民的作家肯定不能有意去躲避扑面而来的火热的生活。

创作《家园》是有难度的：一是时间跨度大，共和国建国到 90 年代的整个历史都包括在内，事件多，场面大；二是历来写工程都被作家们视为“啃硬骨头”，吃力不讨好。难，对我是挑战，三峡工程建设者的激情驱使着我完成这部书稿。

《家园》对我已成为过去，我们正置身于新世纪的开篇时期，国家和民族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同时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我希望这种变化能在我今后的作品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庚辰年春节

目 录

《家园》序.....	黄济人(1)
自序.....	(3)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41)
第四章	(64)
第五章	(91)
第六章.....	(113)
第七章.....	(154)
第八章.....	(172)
第九章.....	(200)
第十章.....	(220)
第十一章.....	(242)
第十二章.....	(262)
第十三章.....	(279)
第十四章.....	(296)
第十五章.....	(319)
第十六章.....	(337)
第十七章.....	(355)

第十八章	(377)
第十九章	(408)
第二十章	(428)
第二十一章	(439)
第二十二章	(491)
第二十三章	(513)
第二十四章	(525)
第二十五章	(555)
第二十六章	(588)
第二十七章	(631)
第二十八章	(702)
第二十九章	(734)
第三十章	(770)
第三十一章	(786)
第三十二章	(823)
第三十三章	(842)
第三十四章	(858)
第三十五章	(883)
第三十六章	(900)
第三十七章	(935)
第三十八章	(993)
第三十九章	(1030)
第四十章	(1064)
第四十一章	(1097)
第四十二章	(1124)
第四十三章	(1138)
尾 声	(1151)
后 记	(1159)

第一章

因为今天有客人，毛泽东起了个绝早。

其实早也不早，落在窗前书桌上的古松树影已移出去了，太阳升高了，影子短了。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养成了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如今北平解放了，可这习惯一时无法改变。

起了个绝早的毛泽东立在庭院里，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点燃烟。毛泽东生活没有规律，锻炼身体也就免了，不跑步，不打拳，而且他本来就不爱好这些运动，他惟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六月的天气，可以下水了，可这儿是香山，无水可嬉。

有，就是泉水。毛泽东住的这个院子叫双清别墅，坐落在半山腰。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在庭院里汇成两个池子，清澈见底，因而得名。

毛泽东愣愣地看着水面，池面上漂着几片松叶，清清的水面映着他的面庞。

毛泽东喜欢水，可这儿没法游泳；能够游泳，那得在将要搬去的北平市中的中南海。可他偏偏又不想去——又是搬家！他记起三个月前他说的一番话。

三个月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们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就在三月二十五日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

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要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他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他们共坐了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大卡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行车途中，毛泽东很高兴，久久注视一望无垠的大平原上地毯似的麦苗、村落和高高的白杨树。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他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我们在三月份的几次行动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号撤离延安。”“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岭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三月二十三日，与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只差一年零一天，我们就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他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阎长林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道：“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间村住下了。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大院里。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

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一千多人，其中包括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人员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

香山位于北京西北数里外，曾是清朝帝王御猎场所，山坡上有数座乾隆时期兴建的游宫。香山也以两座古佛寺而远近闻名——卧佛寺和碧云寺。每到秋天，青翠的松树和长满红叶的黄栌树将整个山坡编织成绚丽的锦云。卧佛寺、碧云寺及西山一带有名的寺院称为“八大处”，是京郊有名的风景区。

从院子望出去，前面不远处有一些楼房瓦舍。这里东面两栋小楼里住着少奇、恩来。其西是香山饭店，前后三排四合院，这是我新华社华北编辑部的办公地点，住着胡乔木、陈克寒、吴冷西。编辑部写出的重要稿件，都送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审阅，其中特别重要的还要送过来主席审阅。朱老总住在附近的玉泉山，那也是皇家园林区。

这儿办公、住家的好处是安全、清静，特别适合写文章，到处是花香、鸟语和微微风声，没有一点外界干扰。缺点是离城太远，办事不方便。新华社的同志每天得向北平市各报发稿，于是吴冷西得每晚十一点左右带着最后审定的稿件乘车进城，赶到设在司泽部街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的新华总社城内办事处，并在那里处理北平分社当天采写的重要稿件，然后连夜返回香山。据新华社的同志说，天天如此。恩来是个大忙人，从五月份就开始筹备人民政协，住在这儿更不方便了，一般是白天到中南海办公，夜晚回香山。少奇同志去苏联访问，刚走，八月份回来，走时他说了，回来就搬入中南海。看来，那两栋小楼很快要人去楼空了，连那嘈嘈杂杂、人进人出的香山饭店也快要清静下来了。

田家英说了恩来的意思，请主席今天搬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暂住，因为明天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完会依

然回双清别墅居住。主席目前正在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个尾巴,他还打算写几篇评艾奇逊白皮书的文章,作为新华社社论发表,完成了才正式住丰泽园菊香书屋。

机要秘书叶子龙走来,轻轻站在主席身边。他看了一眼叶子龙。叶子龙说:“刚刚得到办公厅电话,长江发了大水……”毛泽东一惊,问:“哪儿发的,多大?”

“荆江段决堤,湖南湖北部分被淹,死了人,灾民上百万。”

毛泽东若有所思,道:“才在思念嬉水游泳哩,这下家乡父老都泡在黄汤汤里了……新政权还没建立,长江就给我们下马威了……请恩来同志来一趟。”

“周副主席在中南海,这事他知道了。”

毛泽东又一次感到在香山工作极不方便。

一只阳雀跳下松树,尖叫着向北平方向飞去,树叶刚好落在毛泽东肩头。望着飞远的阳雀,望着远远的不在视线以内的那座古城,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回真的要进京‘赶考’了。”

太阳升高了,有些闷热,怕是要下雨了。毛泽东回到书屋里。

书案上摊着好几份稿子,一份是他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即将杀青。一份是《共同纲领》,这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目前还只是个草稿,主席、恩来和胡乔木时常在一起讨论修改。这份文件非常重要,是为新政协会议准备的,将作为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工作千头万绪,而且都是新的东西,共产党人没有经历过,担子重呀。他凝神一想,提笔写道:“治理国家,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

毛泽东一工作起来就忘了时间。

卫士长李银桥走进书房,脚步很轻,没有惊动伏案书写的毛泽东。李银桥愣了一下,道:“主席,张澜快到了。”话语仍很轻,主席

却听见了，“唔”了一声。

这段时间，毛泽东就新政协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交谈，这些都是在香山双清别墅进行的。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正由于这样，一听见“张澜”二字，泽东马上回过神来。

张澜是昨天由上海乘火车到北平的。今天一早，毛泽东就派司机去接，并叮嘱司机说：“爬坡时慢点稳点，那是一件珍贵文物，千万别碰坏了！”

毛泽东放下笔抬起头来，重复了一句：“张澜先生要到了？”他随即站了起来。突然，他意识到什么，瞧瞧自己身上的灰布中山服。这套制服一九四五年就开始穿，冬天罩棉袄，天暖和了打单穿，早已磨破了，衣服裤子都打了补丁。毛泽东衣着随便，这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已成共识。

毛泽东说：“银桥，看看这件衣服……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毛泽东的生活由李银桥管理。主席的书房即是卧室，一张大木桌占了屋的一半。李银桥应声去到墙边，那儿椅子上摆着一只柳条箱，装的是主席的衣服。衣服就那么几件，两分钟就选完了，没有一件没缀疤的衣服。他一件件展示给毛泽东看，心里很不是滋味，苦笑着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也没有。”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笑笑，道：“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李银桥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

毛泽东摇摇头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

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他又想起长江沿岸的灾民们：他们有没有吃的，穿的，住的？今晚进城，一定要找恩来来议议，救民于水火，这事不能拖呀。他接过银桥递来的湿毛巾，揩揩出汗的脸、头发，又揩揩手，算是梳理完毕。

“银桥，穿这样的衣服进京‘赶考’，不像李自成，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李银桥笑了。

毛泽东出身农家，深受农家勤俭美德的陶冶；同时，他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岁月的磨砺，更知艰苦奋斗的重要性。无论生活环境变化多大，他节俭的品性没变。延安时期毛泽东只使用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是这条毛巾。一九四七年，转战陕北前，李银桥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看到这一情景，不免大吃一惊。当时他想：“毛泽东是主席呀，怎么就只有一条毛巾，这多么不卫生啊。”有一天，毛泽东洗完脚，拿起毛巾来便擦。李银桥感到很是过意不去，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主席，买条新毛巾吧，擦脸擦脚还是分开的好。”毛泽东听罢，反问说：“银桥，我们每天这么行军打仗，你说是脸辛苦，还是脚辛苦？”李银桥想了想说：“当然是脚辛苦！”“这就对了，既然是脚比脸辛苦，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分开就不平等了嘛！”毛泽东风趣地说。李银桥“扑哧”笑出声来，说：“那就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洗脸。这样脚就不会有意见了。”毛泽东听了，摇摇头说：“账可不能这么算噢，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还很穷，我多用一条毛巾算不了什么，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钱，我看就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此时此刻，李银桥方才彻底明白：毛泽东并非不讲卫生，并非生性小气，而是心中算着一笔大账。

听见山下有汽车喇叭响，毛泽东往外面走，边走边说：“江汉平原遭水灾，老百姓连我这样的衣服也穿不上了呀……”

张澜的车到时，毛泽东已迎候在双清别墅门口了。